

仙翁山下的古庙

□ 秦玉贵

古庙是人类社会神文化发展过程的产物，也是神文化的载体，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发展。仙翁山是座神奇的山，众山之上，有凌空绝顶的仙翁庙，民间流传着张果老的故事传说，仙翁山下的村庄建了星罗棋布的庙宇建筑，组成了古庙群。随着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一步步走向文明。

西峪小寺庙

西峪村西，大西北坡山脚有座小山，小庙，古往今来当地人称“小寺”，因寺得名“小寺岭”。有很多人问，“没有小寺何来？”西峪村的老人这样回答：“小寺在河南某地，小寺的建筑格式、木雕泥塑、神位布局等与大寺一模一样，小很多而已，故曰小寺。”小寺岭因岭小，并无修葺寺庙的地方，不得不削顶挖岸，十年后方得庙基一处。传说修庙时，曾有一位老寡妇为修寺庙捐银一斗，成段历史佳话。小寺虽小，却很神奇，一座连着三件宝。小寺坐北朝南两进布局，线上北有佛爷殿，南有观音堂，中间是宝殿，东西有厢房角殿，殿阁楼台一应俱全。琉璃脊顶金碧辉煌。庙门在东南角上，有戏台，庙西有泉，泉水翻滚，曰“八角井”。旧时每逢天旱，岭东的皇子岗村民祈雨，从井中取水，曰“取雨”，十求有九应。西峪人都说井中的十分水有皇子岗三斤。小寺自修成后，庙内道士道姑常年住山，喝泉水，烧林中柴。厨房东屋，靠后墙修有火台，火炉下“炉井”小山洞。千百年来，不知烧掉山中多少炉井内的炉灰至今都未曾掉过。在寺后的道士道姑的后人们，合作化时落户时，至今尚为附近的村民办“白事”。小南的高山顶上，有一片石质平地，平地十余条南北向和东西向的石缝垂直相交，缝里长满了低低的小草，非常明显地质平地分割成一方一方的块状，整体看是一面棋盘，古有传说，这是上古时代，始祖尧王教子丹朱学棋艺的地方，称“地”。小寺庙奇，一庙连着三件宝，一曰也，二曰琉璃井，三曰玉石匾。棋盘的史实抬高了小寺庙的身价，琉璃井的神水神化了小寺庙的传奇，玉石匾凸显了庙的道教文化地位。传说玉石匾是西峪某富户的家藏，后来不知去向，琉璃井干涸，只有古老的大棋盘在那里夜观星，昼观人间事。

东峪山神庙

从西峪向东，棋盘山向北伸出一个犄角（山头），苏里河向东绕过一个弯，到了东界。东峪村是个千年古村，村东口南山千年古刹龙王庙，庙下有千年古墓；北有儒、道、佛三教同坐的三教堂；村中有“庵”。庙墓堂庵建筑规模宏大，辉煌一古庙早已不存，空留遗迹，文化积淀深。庙墓堂庵为脑中记忆和口中传说，这些过往权，单说小小“山神庙”，东峪村东岭顶、顶、南坡嘴和西庄山各有一座山神庙。文化普及的大背景下，一个村有一个奶，有一个关帝庙、有一个龙王庙是正常，但在一个村中从古到今有两个观音三个关帝庙的现象却非常罕见，从这种现象中只能得到一个推论，那就是很早东峪村本不是一个拥有近300户约人口的大村，而是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聚落点，以河流和山岭为参照，分别称家、西庄、河南和河北四个小山庄，才有了为依托，以山为生生活资源，才有了

各自的山神庙。再后来，四个山庄合并为一个东峪村，才有了标志联合的三教堂，才有力量修建规模宏大的龙王庙，一个个小山神庙见证了东峪村从分散到聚集的历史过程。

一般来说，山庄窝铺都不大，也就几家到几十家，山神庙就更小了，大不过三五平方，庙小神灵大。在山庄人看来，山神爷管着山山岭岭的一切，山庄人离不开山，山神爷管着山，山石土山水，山草山树山林，山虫山禽山兽都由山神爷统管，所以山庄人不得不对山神爷虔诚信赖，每年的农历七月十四日下午，山神庙内烟雾缭绕，山神庙外车水马龙，彩旗飘飘，鞭炮哄哄，“三牲”供山神，山神保众生。

张村古戏台

古戏台是过去供神的建筑，也是人们娱乐的平台，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舞台是古戏台的发展。古戏台分戏台和鼓楼两类，具有相同的功能，一般都面对神庙，属于神庙群落的一部分，基本上没有单独孤立的古戏台，大型的神庙前往会有台口相对的两个古戏台，如尧庙山的尧庙前、西紫沙的山（众）庙前、天神岭的天寺庙前，十二岭的白云观庙前等都有两个面对面的戏台。古戏台的结构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高五尺左右周围石砌内部夯土的台基，上层是三面围墙的戏楼，前面通亮的大台口用长木板挡着，叫“轧板”。木板下有石墩，上有木缝，一块一块的轧板插于其中，把台口挡了个严之合缝。戏楼用隔板分前后台两部分，左右各有一个前后相通的小门，门上写着“出将”“入相”等字，隔板的前面是蓝地金字，书写着经典的诗词和文章。唱戏时卸掉轧板，唱罢戏插入轧板，这种结构的设计，对于文物的保护有着深远的意义。

还有一类古戏台称为鼓楼，有鼓楼的庙

院都是四合院，鼓楼下层的中一间为庙的山门，车马行人都从这里进出，上层的中三间为戏台，也称倒座戏台，如青仁村的二仙庙、大堡头村的关帝庙、城南街的关帝庙等都是这类戏台。

张村古戏台坐落在张村村中间，戏台北是修建在近三米高石岸上的“三教堂”，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现已塌倒屋塌十分破败，等待修缮。古戏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当作村集体经济的库房使用，看库先守门，门牢库自安。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虽无进行过大的投资修葺，也得到了乡亲们的心灵守护。如今，古戏台的房顶后坡已坍塌了三个大洞，但站在破败的三教堂前看戏台，相形见绌，就显得古戏台墙整齐，心中感到古戏台好样的，风雨飘摇近千年，不减当年些许风姿，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古戏台的文化价值，同时从古戏台的背后看到了张村人的村情风貌。

义合土地庙

义合，意为“结义，联合”。也许这就是义合村名的由来，在村名的背后一定蕴藏着很多感人的好故事。义合村在长子县也算个大村，大村庙多庙大，传说20世纪60年代前，村内有很多大庙，仅村东北角上就有三教堂、关帝庙、祖师庙和皇皇庙等四座，龙王庙在村东南的松树山上，坐南面北，一进两院，高低错落，是轿顶山下的一道秀美风景。如今庙虽不存，遗迹犹在。三教堂是第七批国保文物，2015年复修。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没有土地，人类的地球村就不存在了，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依靠土地，珍惜土地，供奉土地神，按照惯例，义合村土地庙在村西北角外的土岭上。

自古以来，老人们相传，“东山土地神到西山不灵”，土地神成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言外之意就是说“村村都有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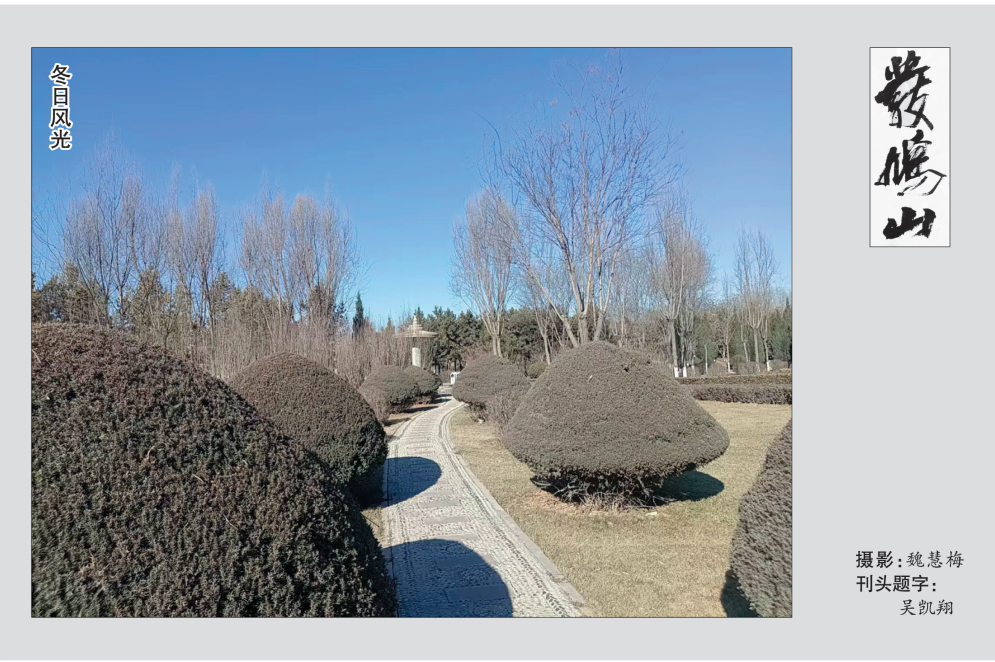
神”，或说“村村都有土地庙”。事有蹊跷，义合村的土地神不是专职，还有兼职，但不管管义合村的土地，也代管着南圈沟村、北圈沟村和皇子岗村的土地，有何为证，证据有三。

证据一，从事实上说，一方面是义合村有土地庙，前几年在原址上复修，重塑金身。另一方面是南圈沟村、北圈沟村和皇子岗村确实都没有土地庙。凡遇到与土地神相关的时间节点，义合人去庙里近距离面对面祭拜，而南圈沟人、北圈沟人、皇子岗人因为距离较远，为省时省事就在村外朝着义合方向远距离遥拜。近拜遥拜都是拜，既收了人家的拜礼，就应该为人家办事。

证据二，本地地区的丧葬仪式中有“送灯”一幕，义合人把灯送进了土地庙，而南圈沟、北圈沟、皇子岗人把灯送到了通往义合土地庙的路上。

证据三，老人们说，“二月二，龙抬头”。龙在天宫为天神，龙腾凤舞，耀武扬威。离开天宫龙是一种蛰伏动物，立冬后地冻三尺，龙体卷缩进入冬眠状态。立春后大地回春，万物复苏，龙也随着大地的解冻慢慢苏醒。二月二人们到土地庙祭拜土地神，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时义合人进庙供献，邻村人在半路遥献。

从伦理上说，土地庙是义合村的财产，庙里的土地神却是义合人和邻村人共同崇拜的神灵。原因是圈沟皇子岗村的秦姓人都是从义合分去的，义合秦姓人的先人祖宗，理所当然是邻村秦姓人的先人祖宗，义合也是邻村秦姓人的老家，就享有对土地神供奉的特有资格。古人说东山土地神到西山不灵，此话不妥。灵与不灵不在东西西北方位区别，关键要看东山的土地神爱与不爱西山这份工作，只要东山的土地神喜爱西山这份工作，西山的生灵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东山的土地神。



摄影：魏慧梅
刊头题字：
吴凯翔

新春春联

□ 刘青云

龙腾四海天赐吉祥增财富
虎跃千山与时俱进添福祿

横批：喜事临门

兔驰原野策马扬鞭奔前程
虎越峻岭昂首怒目向未来

横批：放眼未来

今年堪称好年景
明朝更有丰盛秋

横批：风光无限

春联吟歌人寿年丰
鸟语鸣春气象更新

横批：春意盎然

鞭炮驱散如妖疫情
虎恩温暖春风化雨

横批：大地回春

去年才欣丰收酒
今年又听欢歌

横批：喜事连连

桃花开放春气暖
杏雨弥漫润大地

横批：春满人间

犁铧翻开千层冰寒
笑语叫开三春花香

横批：春光无限

布谷催开勤劳手
金风笑纳丰收果

横批：勤劳积福

暖阳终能驱寒冬
桃李争放报春还

横批：桃李争春

春风阵阵送来瘟神
凯歌声声迎来新春

横批：喜迎新春

千山春花争相发
万盏红灯共贺年

横批：共贺佳节

政策拓开致富路
勤劳换来聚宝盆

横批：政策是个宝

反腐倡廉敲警钟
立党为公顺民心

横批：廉洁奉公

严正纪检执法作风
倡导文明人民为家

横批：执政为民

悉心传授育桃李
呕心沥血护花朵

横批：乐于奉献

知识打开迷惘门
学海探索创新路

横批：学海无涯

春雨润清秀地
祥云绕善良门

横批：瑞气萦绕

金虎奋勇迈阔步
银兔争先创大业

横批：图腾发展

黄牛耕出锦绣图
银兔奔向幸福景

横批：前程锦绣

喜雨施恩润万物
惠风和畅助三农

横批：春风化雨

冬天，终将过去（外一篇）

□ 魏慧梅

岁寒如春近，一年将终了。

回想过去的寒冬，大多数时候都是熬过去的，为什么熬呢？因为冬天的日子不好过。天寒地冻的，物价又艰难，一谈起取暖，我就想到以前村上人们吃没事儿干，就坐到门前石墩上晒太阳，有的干脆就偎坐着。有时，没太阳也会去站半晌，唠会儿嗑。那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事情，又经济又实惠，免费的。大地精华，这也是熬过冬天的一种方式。农村的家就是生炕火，买炭炭，他们就拉车拉煤，做饭的时候炭放点玉米芯，不做饭了就烧点炭调点儿煤，糊土。现在为了保护环境，好多点都把煤火取缔了。有些小区还保留着这一传统，这粒粒的煤火且旺且

熬过冬天，从当下的诗情画意开始，冬天萧瑟中透着无处不在的可爱。阳光下原野一片静谧安详，山谷中的鸟兽欢腾地闹着，开心地叫着，叽喳喳，扑棱棱，格隆隆，呼啦啦，它们才不在乎什么季节，只晓得唱着属于它们的歌，欢天喜地地觅食啄木，打洞筑巢。原野里还有忍寒而生的小草，那些倔强得不肯变黄的树叶，那些在枝

着去滑雪呢。
空气中闻不到一丁点湿润，但好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晴天，阳光格外得好，像干净的蓝色画布铺满天空。虽然冬雪迟迟不来，但每天能看见金色的阳光已经很不错了，让心里至少温暖踏实。
今天，我瞅见文化广场广场上玩耍散步的人又多了起

时间是伟大的摆渡人，它沉默不语，从来只按轨迹向前，又款款叨叨，绵绵不绝，仿佛又告诉我多。它实实在在地走过每一分每一秒，不偏不倚，对人都公平的。日子啊就是经不起怠慢，荒废的、舍弃的、自不必叹；抓住的、珍惜的、拥有的、自负。

这一年啊，是风雨无阻、劈波斩浪、勇敢战胜困难的一年。那些沉痛的逝去，日夜煎熬的辛酸，沮丧失意，行色匆匆的黎明和傍晚啊，都刻在时光的印记，去不复返了。2022年的每一天，每个人都拼着顽强的“跃”劲，自带勇往无前的气度和胸怀，夹带着壮怀，抵挡着一切艰难和困苦。